

杜甫在成都(下)

白白

万里桥，位于成都市老南门，横跨锦江，势如饮虹，连城南通衢，又名老南门大桥。

杜甫客居成都，曾在《狂夫》一诗中提到离草堂不远的万里桥。

秦昭王年间(公元前256年—前251年)，蜀郡守李冰于二江(郫江、检江)之上应天上七星建七桥，合称“七星桥”。七桥之首名“长星桥”，长十余丈，高三丈，宽一丈五尺，为七孔石板桥。因桥下有一眼穹泉，故亦名“穹泉桥”。三国时期，蜀国费祎出使东吴，蜀相诸葛亮为其饯行于此，费祎曰：“万里之行，始于此矣！”后“长星桥”改名为“万里桥”。



旧时的万里桥。
(本报资料图片)



杜甫

杜甫客居成都时，曾在《狂夫》一诗中提到离草堂不远的万里桥：

万里桥西一草堂，
百花潭水即沧浪。
风含翠篠娟娟净，
雨裊红蕖冉冉香。
厚禄故人书断绝，
恒饥稚子色凄凉。
欲填沟壑唯疏放，
自笑狂夫老更狂。

此诗名为“狂夫”，当以写人为主，却先从居住环境写起。过万里桥不远为百花潭，这一带景致优美，杜甫在此处营建草堂。饱经战乱漂泊后有了暂且安身立命之地，他的心情随之舒展且旷放。

诗首联“即沧浪”三字，暗寓《孟子》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”句意，逗起下文疏狂之意。“即”字表示出知足的意味，有此清潭，又何必“沧浪”呢。“万里桥”与“百花潭”，“草堂”与“沧浪”略相映带，似对非对，有形式天成之美。而一联之中四个地名次第展现，使读者目接一路风光，而境中又略有表意(“即沧浪”)，便令人不觉痕迹。“万里”“百花”这类字面，使诗从开头就不落寒俭之态，为下文写“狂”预作铺垫。

颌联结撰极为精心，所写光景别饶情趣：翠竹轻摇，带着水光的枝枝叶叶，明净悦目；细雨出落得荷花格外娇艳，而微风吹送，清香可闻。“含”“裊”两个动词运用极细腻生动，“含”有小心爱护意味，风之微不言而喻；“裊”通“浥”，尽显轻柔，雨之细不言而喻。写微风细雨全从境界见出。

颌联还充分体现了作者“晚节渐于诗律细”的创作特点。两句分咏风雨，使诗句有凝练精警的“互文”

之妙。第三句风中有雨，这从“净”字可以体味(雨后翠案如洗，方“净”)；第四句雨中有风，这从“香”字可以会心(没有微风，是嗅不到细香的)，两句中各有三个形容词：“翠”“娟娟”(美好貌)、“净”；“红”“冉冉”(渐进貌，这里指香一阵一阵地飘来)、“香”，却安置妥帖，无堆砌之感；“冉冉”“娟娟”为叠词，又平添音韵之美。

前四句写草堂及浣花溪的美丽景色，令人陶然。然而与此相对的是诗人现实的生活处境。初到成都时，他曾靠故人严武接济，分赠禄米，但故人音书断绝后，诗人一家陷入了“恒饥稚子色凄凉”的境地。

颈联句法是“上二下五”，“厚禄”“恒饥”置于句首，从声律要求看是为了粘对，从诗意看则强调“恒饥”的贫困处境，使尾联“欲填沟壑”的夸张说法不致有失实之感。

尾联“填沟壑”，指倒毙路旁无人收葬，意犹饿死。然而诗人却“欲填沟壑惟疏

放”，虽饱经患难，但他从未被生活的磨难压倒，始终用一种倔强的态度来面对现实。诗人的这种人生态度，非但没有随岁月流逝而衰退，反而越来越强。在几乎快饿死的境况下，杜甫还兴致勃勃地赞美“翠篠”“红蕖”等自然风光。联系眼前的迷醉与现实的处境，诗人都不禁哑然“自笑”自己的狂放。

在杜诗中，原不乏歌咏优美自然风光的佳作，也不乏抒写潦倒穷愁中开愁遣的名篇。而《狂夫》值得玩味之处，则在于它将两种看似无法调合的情景成功地调合起来。一面是“风含翠篠”“雨裊红蕖”的赏心悦目之景，一面是“凄凉”“恒饥”“欲填沟壑”的可悲可叹之事，都由“狂夫”的形象而统一起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意境。没有前半部分优美景致的描写，不足以表现“狂夫”贫困不能移的精神；没有后半部分潦倒生计的描述，《狂夫》便会失去其为“狂夫”之所。



20世纪40年代的万里桥。(建川博物馆提供)

意蕴清幽 传神入化的咏雨诗

雨水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淡水资源，万物的茁壮成长也要依靠雨露的滋润。我国历来重视农桑，雨水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。杜甫在成都草堂定居后，生活较为安定，他亲自耕作，种菜养花，因此对于滋养万物的春雨降临十分关注。唐肃宗上元二年(761年)春，他写下了描绘春雨润物，表达喜悦心情的名作《春夜喜雨》。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

全诗以一个“好”字开头赞美雨。通常来说，“好”常被用来赞美人做了好事，此处用“好”来赞美雨，使读者难免产生关于做好事之人的联想。接着，把雨拟人化，说它“知时节”。到了春季，万物萌芽生长，亟需雨水滋养，雨就下起来了。懂得满足客观需要的雨确实“好”。

颌联接首联，进一步着墨表现雨之“好”。春天的雨，多伴随着和风温柔地滋润万物。然而也有例外，有时候，它也会伴随着冷风，由雨变成雪；或伴随着狂风，下得凶暴。这样的雨只会“损物”而不会“润物”，尽管下在春天，自然也不会使人“喜”，更不可能得到“好”评。因此，雨之所以“好”，除了好在适时，更好在“润物”。光有首联的“知时节”，并不足以完全表现雨的“好”。“潜入夜”和“细无声”仍然用了拟人手法，二者相配合，不仅表明那雨是伴随和风而来的细雨，而且表明那雨有意“润物”且不求人知，在人们酣睡的春夜无声地、细细地下。颌联

一出，才将“好”字落实了。

颈联从视觉角度描绘了一幅江村夜雨图：天空密布着黑压压的浓云，不见星月，乡间的小路也黑得像云一样辨不清，只有江中船上的灯火在漆黑的夜里闪烁着亮光。诗人以“江船火独明”反衬“野径云俱黑”，更显得黑云密布，表明雨意正浓，今夜的雨准能下透，“润物”彻底。

尾联写的是想象中雨后的情景。诗人看到雨意正浓，情不自禁地想象，如此“好雨”下上一夜，等到明天清早，整个锦官城里必然是一派花团锦簇、万紫千红的景象，那一朵朵湿漉漉、沉甸甸、红艳艳的鲜花汇成花的海洋，春色满城。花是如此，那田里的庄稼、山上的树林……万物也都会茁壮成长。春雨给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，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。诗人无限喜悦的心情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全诗意境淡雅，意蕴清幽，运用拟人手法细致地描绘了春雨的特点和成都夜雨及雨后的景象，诗境与画境浑然一体。清浦起龙说：“写雨切夜易，切春难。”(《读杜心解》)而这首《春夜喜雨》诗，不仅切夜、切春，而且写出了“好雨”知时节、润物细无声的高尚品格，生动解释了人们盼望、喜爱这样的“好雨”的原因。诗文全篇都没有出现题目中的“喜”字，但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“喜”意，是一首传神入化、别具风韵的咏雨诗。

参考：《唐诗鉴赏辞典·狂夫》《唐诗鉴赏辞典·春夜喜雨》

来源：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